

柳待制文集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行狀

故宋迪功部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

行狀

本貫婺州路蘭溪州純孝鄉循義里

曾祖天錫

妣唐氏

祖世臣

妣童氏

父夢先

妣童氏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
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為彭城之宗譜言世本

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為劉氏譜要為有所
證矣初繇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溪三峯桐湖
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元
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迪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
賜爵又徙蘭溪桐山山下而其羣從一姓有曰某府
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
若父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
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
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於
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
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
是名耳迪迪子二十一府君諱澄生三子生業益裕

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
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
立長子干八府君諱世臣於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
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
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尚嶄然祖母唐
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
克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
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
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
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
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

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
君諱琳自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
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博士弟子貢堂試
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
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
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
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
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
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
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年二十三適即
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必敬巖名監司
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

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觀
五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為令兄也元章即
為書曰金吉父与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
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
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
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
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
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
又因魯齋以進于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
所以仰慕之意且厯叙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
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
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

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
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間以問之
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
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紇齊何人也孔子
既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紇
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
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為不安其議遂
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
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
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
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
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

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
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游杭都諸公
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
其阽危廼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
之則已不及於用矣苟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
釣臺書院宇棟雖具誦絃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
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庠禮來聘將脩文憲上蔡故事
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尚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
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
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賈士習于此果能專一其
志向而以讀書脩業為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
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

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曰嚴先生懷仁輔
義之說摠義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
學真是以動夫人也于時宗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
繹騷先生之居尤与盜近回拏其妻孥避之金華山
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
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
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知宗向羸糧景附躡
屨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為羅闢熟延致惟恐或後
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
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
公之於論益製集註多曰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
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

而略之今皆為之脩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
孟攷證迺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
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
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
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
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起然自悟擲脫
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脉絡通貫
中間枝葉与夫訛謬一一易見曰推本父師之意已
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證字
文之誤表諸四闢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
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
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

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
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碩不韋不得見帝王
之全書韋而僅存者又不韋有老誤異同附會破碎
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
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
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
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碩伏生
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
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
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
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
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稱曰中文尚書

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晚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為踈略苟得其絃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縕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

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揔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曰為之反覆玩輝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

作外紀以記前事頌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
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
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
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
之事非有王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
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
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
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
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
資治通鑑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
要二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
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

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
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
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
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
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源涕曰生民廢亂久矣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
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
其絕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脩之
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厯考傳註以
服膺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
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
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為浚恒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賸

而不為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
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
莫意篤見疑心和體舒所發皆粹盎所趣皆寬平於
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不冒大和之內而無回護掩
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
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
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已久与之居
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心肅襟造請方羣疑塞
胸膠轕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固各
消亡隱隱軒露如人有疾疢察脉製齊適其浮沉滑
瀉之候而中夫攻剋補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俟終日
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

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薦於分義先人後
已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
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為之物色經營
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
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父
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
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
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籥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
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
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文人行皆目以為得
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
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